

论陈子昂与故乡四川

吴明贤

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出生于四川射洪县,四川是养育他成长的故土。他的气质性格、政治思想、审美情趣、诗歌创作,无不积淀着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痕迹,与故乡四川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尝试论之。

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称陈子昂“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非夫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赵儋《陈公旌德碑》亦云:“峨岷降灵,拾遗挺生。”认为陈子昂突起江汉(今四川嘉陵江流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得江山之助、风土之育的结果,是峨岷精华、巫庐灵气含孕滋育的产物。换言之,即巴蜀壮丽的山水景物,四川淳厚的乡土民情哺育了伟大的诗人陈子昂。这是颇有道理的。

首先,故乡的风土人情和家世的影响造就并培育了陈子昂的个性气质和人品志趣。

陈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常与博徒为伍;“刚果强毅,而未尝忤物,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从小就养成了浪漫不羁,见义勇为,讲义气,笃友情,重然诺的慷慨豪侠性格和刚强不屈的气质。“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成年以后仍豪气凛然,锐意功业,不减豪侠的本性。这固然与他“少学纵横术”,从小受纵横家思想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家世的薰陶。陈子昂“本为贵公子”“家累千金”,广有田产,其远祖“世为郡长”,是本地的大户;祖父陈辩“豪英刚烈”“以名节为州国所服”;父亲陈元敬“瑰玮倜傥”“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急人之难,济人之危,“于是远近归之,若龟鱼之赴渊也。”颇受乡里百姓的拥戴,甚至诉讼纠纷,“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人们也不愿找州县长官,而宁愿请陈元敬判决,可见其公正无私,排难解纷,威望很高。他常常教导子侄辈要发扬光大“豪英雄秀,济济不泯”的“家道”“先风”。这种家世环境使陈子昂从小就养成了豪侠纵横的性格气质。事实上陈子昂“事父尽孝敬”,对他父亲的教导是铭刻不忘的,他秉承父祖辈的“家道”“先风”也是十分自然的。陈子昂的堂弟陈孜“尚倜傥之奇”“不拘介独之操”“言不宿诺,行不苟从”“雄以济义,勇以存仁”,豪侠之风与陈子昂相似也证明了这一点。

陈子昂出生的射洪县有武东山、金华山和独座山,有涪江和梓潼水,山青水秀,景色幽美。武东山乃陈子昂诞生之地,其四世祖定居于此,那里有真谛寺,还有道观,深林古刹,仙风幽壑,弥漫

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从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秋园卧疾赠晖上人》与杜甫《陈拾遗故宅》诗可知,陈子昂家居于此,依山傍水,竹树茂密,幽雅清静,是静修学习的好地方。金华山“上拂霄汉,下瞰涪江”,山光水色,雄奇秀丽。山上有金华观,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楼台高耸,规模宏大,清流碧潭,风景宜人。“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云烟缭绕,是修仙学道,栖露餐霞的好场所。陈子昂青少年时期曾读书于此,耳濡目染,颇受此风的影响。独座山南枕江流,孤峰独峭,卓然挺拔,酷似人之巍然独坐,故以此为名。山上有佛寺,寺中有名僧晖上人。陈子昂与他诗歌酬唱,往来甚密,交情深厚。陈子昂死后就安葬在这里。其挺拔孤峭的山形颇与陈子昂卓然孤峻、刚强不屈的人品相似。陈子昂家“世好服食”,有学道修仙的传统。他的五世祖陈方庆“好道不乐为仕,得墨子五行秘书,而隐于武东山。”四世祖陈汤“避世不仕”,叔祖父陈嗣“辍干禄之学,修养生之道,山壑高居,农野永岁。”其父陈元敬“志尚玄默”“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饵云母以怡其神。”“居家园以求其志,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这种修身养性的学道家风,山栖隐遁的避世传统无疑给青少年时期陈子昂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陈子昂“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年轻时就曾服食学道,晚年“寂寞道为家”,“幽居观大运”,在“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过起了林卧山栖的隐遁生活,且“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崇尚起道家思想,甚至“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迷信起欺人的道术来了。可见,故乡的山水风习及前辈的家道遗风促成了陈子昂的人品和志趣的萌芽和形成,也为他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题材和内容。

其次,陈子昂青少年时期成长于巴水蜀水间,故乡雄奇秀丽的山水风光开拓了他的心胸,拓宽了他的眼界;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激发了他的理想志向,巴蜀文化的丰富营养滋养了他的文学才能。

陈子昂少年放浪不羁,十八岁那年的一天,“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便“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从此他便折节发愤,勤苦攻读,立下了远大的志向。他“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是和他早年广泛阅读“经史百家”及“专精坟典”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陈子昂“少学纵横术”,早年就钻研过安邦治国的本领,立下了“进不忘匡教于国”“以义补国”的宏伟志向。他自己曾说:“以事余暇得读书,窃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其详,而略可知也。”这说明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从上古至隋的历史,探寻过历代统治者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这对他后来的入仕从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见他立志高远并非偶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年青时代的陈子昂,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已经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从他以后所写的《上蜀川安危事》《上蜀川军事》《上益国事》等章奏中,可以看出陈子昂在青年时期对于自己故乡蜀地的各方面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他刚入仕就在《谏灵驾入京书》中指出:“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运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如果他青年时期没有对故乡蜀地社会实际的深刻了解,对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同情,是很难写出这样使武后惊奇的文字的。

陈子昂青少年时期就深受巴蜀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尚想卧龙图”,仰慕诸葛亮治蜀的宏图伟业。在《白帝城怀古》中,他追怀刘备,对其未成统一大业表示遗憾。他学习和继承前辈文人的优秀传统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他后来所作的《为人陈情表》,其章法结构和文字句式,颇与晋初蜀中著名作家李密的《陈情表》相似,显然陈子昂青少年时期曾受过李密文章的影响。汉代司马相如和扬子云更是他学习继承的对象。虽然在他的诗文中有关例证较少,但卢藏用《陈氏别传》说他“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赵儋《陈公旌德碑》说他“海内词人,靡然向风,乃谓司马相

如、扬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则相如和子云对陈子昂的创作曾有过启迪和帮助应是确定无疑的。正因为如此，陈子昂尚未出蜀便已显露出文学创作的杰出才华，“初为诗，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文宗矣。”使当时著名的诗人也十分称赏，许以“天下文宗”，可见其少作已是头角峥嵘、出手不凡了。

二

陈子昂生于四川射洪，长于四川射洪，在四川的射洪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当他踏上去蜀离乡的遥远征途时，便产生了浩浩无穷的眷恋之情；“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旅途遥遥，客思不尽，其离家远行的惆怅难舍之情溢于笔端；“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故乡一天天渺茫远去，难寻踪影，夕阳西下，诗人犹自赶路，其对故乡的眷恋不忍之意跃然纸上；“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踟蹰”，谁知离家远行的游子，正面对故土的名胜怀古思幽，徘徊顾望，迟疑不前呢？其对乡土的真情又多么恳挚；“违此乡山别，长谣去国愁”，离别故土的愁绪是多么深远；“还期方浩浩，征思日非非”，客思绵绵不绝，日夜盼望着浩浩难期的归乡的时候，其对故乡的顾念又是多么浓厚。当陈子昂离开故乡入仕以后，无论何时何地，其思乡恋故之情从未断绝过。他北征突厥，在居延海听到莺的叫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坐闻应落泪，况忆故园春。”便引起了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无穷忆念，不禁落下了伤心的眼泪。他送友人殷大入蜀，也触发了凄惋欲绝的思乡情怀：“送君一为别，凄断故乡情。……坐看征骑没，唯见远山青。”直到看不见友人的身影，只见远处默默无语的青山才肯罢休，其友情是那么真挚，其乡思又是那么醇厚。“闻君洛阳使，因子寄南音”，即使在北伐征战之中，他也未忘故国乡土，还让友人寄回忆念的情思。“白云岷峨上，岁晚来相寻”“蜀山余方隐，良会何时同”，特别是在遭到挫折失意之时，他更是忘不了故土美丽的山川风物，家乡静谧的幽林清泉。

陈子昂思念并热爱自己的故乡，更热爱故乡的人民，关怀故乡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刚入仕途，便在《谏灵驾入京书》中表示了对于蜀地人民的关注和同情。垂拱三年(687)丁亥，武则天“谋开蜀道，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袭吐蕃”，对这一劳民伤财的黠武战争，陈子昂是坚决反对的。他在《感遇》二十九中写道：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粮匝邛道，荷戟惊羌城。严冬岚阴劲，穷岫泄云生。昏噎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攀跻兢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辄纵横。

诗中描写了运粮的困难，征途的艰险，对战争给士兵和蜀地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痛斥了统治者无故讨伐生羌的严重失策，对这次黠武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抗议。同时他又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以七验谏止之”，进一步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雅州生羌，本无什么过错，今“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之不解，则蜀之祸构矣。”且吐蕃兵强，未能必胜，险道一开，反给吐蕃侵扰蜀地提供了有利的方便条件；在当今“山东饥，关陇弊”的时候而这种“徇贪夫之议谋动干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患”的举动，只能造成“国亡家败”的严重后果，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此后他还陆续上了《上蜀川安危事》《上蜀川军事》《上益国事》等奏疏，反复表示了自己对蜀中百姓疾苦的关注与同情，对贪官污吏进行了揭露与鞭笞。他指出：

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吏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此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上蜀川安危事》

松潘等州屯军，数不逾万，计粮给饷，年则不过七万余石可盈足，边郡主将不审支度，乃每岁向役十六万夫，夫担粮轮送，一斛之米，价钱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来，多以逃亡。《上蜀川军事》

认为蜀中百姓的逃亡反抗完全是由于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边郡主将的勒索敲詐所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清官人”“除屏贪残”，清除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吏“蠹弊”，委派清正官人，使“蜀中百姓，免于赋敛”，减轻其徭役负担，使之“永得休息”。同时他又主张发展蜀中经济，认为“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国家的军粮及用度，许多都“取于蜀”。发展蜀中的经济，减轻人民负担，“即可富国”。因此他建议说：

伏见剑南诸山多有铜矿，采之铸钱，可以富国。……请依旧式，尽令剑南诸州准前采铜，于益府铸钱。其松潘诸州军所需用度，皆取以资给。用有余者，然后使缘江诸州递运，散纳荆衡沔鄂诸州，每岁便以和余，令漕运委神都太仓。《上益国事》

开发蜀州的自然资源，巩固边防，增加国库的收入和积蓄，减轻人民的负担，这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陈子昂的这些主张和建议，深中时弊，切实可行，不独关系着蜀中乡邦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维护当时武周王朝的统治也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陈子昂热爱故乡和故乡的人民，因此他对那些为官清正廉洁，对故乡人民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蜀中官吏表示了称颂和赞扬。他在《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中称赞了张知古针对当地“残猛聿至，蠹贼内讷，始于硕鼠之侵，终于饿狼之喙，杼轴既尽，郛邑殆空”“苛政虐于猛虎”的情况，减免租税征徭，优济孳嫠贫窶，“假富资平，耦耕分种”，使“人得其居”“人得其食”和他兴办学校的德治美政。他在《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中颂扬杨越在梓州长史任上时，“下车问俗，观风立政，先之礼让，教以诗书，抑浮窳，禁蠹食”，改变当地“人豪俗侈，政削公股”的不良风气的政绩。他在《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中称许独孤丞“力行务仁，推诚爱物”“智效一乡，惠孚百里”的美政，因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在《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中赞扬封君稼穡务本，财货利用，事生节用，事死以礼，用狱恤刑等方面的仁治惠政。这些碑文无疑都有夸大不实之处，但陈子昂以儒家“民本”思想和德治仁政为标准来评价官吏的好坏，在当时无疑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值得肯定。其对蜀中老百姓的关心亦深蕴其中，这也是不难看出的。

三

陈子昂不仅关怀着四川人民的生活疾苦，而且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热情地赞颂了故乡美丽的山水风光和自然景物。

山水自然之美，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审美对象，也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题材。“蜀山有云，巴水可兴”，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不仅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而且巴山蜀水，风光秀丽，景物幽美，早已成为历代文人向往和爱戴的地方。陈子昂生于四川，长于四川，故乡奇峻幽美的自然景观和山水风光毫无例外地成了他诗歌题材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他离别故乡旅途和晚年家园幽居时的一些作品，更抒写了他对故乡山水的独特个性，充满了对故乡真挚的热爱之情。

陈子昂先后三次入京，三次归乡。入京的目的是“以义补国”“论道匡君”，实现自己“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的政治理想。归乡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宗旨却离不开“以道隐身”“独善其身”。

因此陈子昂描写蜀中山水,刻划故乡风光大都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十分接近人生,富于人的生命感。如《感遇》第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萼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从“幽独空林色”可知,这首诗是诗人幽居家园时所作。诗人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将自己壮志未酬、美好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心情委婉含蓄地抒写了出来。全诗融情于景,情景相生,兰若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无疑这是诗人人格的象征和自我形象的表露。再如《白帝城怀古》:

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悬青壁断,地显碧流通。古木生天际,归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这是诗人首次离蜀入京途经白帝城时所作,这时诗人正满怀着对前途的希望,以期对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因而在诗中通过对白帝城历史的回顾以及壮丽景色的描写,不仅抒发了旅途的怀乡之感,更重要的是通过追怀刘备,对其未能统一中国表示遗憾,从而委婉含蓄地批判了封建割据势力必然的悲剧结局和对国家强盛统一的赞颂。所谓“怀古”,实际上是抒怀,是诗人渴求“周甸”“禹功”的政治理想的艺术体现。此外如《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友》中“空濛岩雨霁,烂熳晓云归。啸旅乘明发,奔桡鹜断机。苍苍林岫转,遥峰曙日微”,诗人描写了万县早晨的壮丽景色,岩雨、晓云、林岫、波涛、远岸、遥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的确是“造语入工,取景自细,非齐梁以下诗人所逮。”但这些景物引发的却是诗人对世间是非曲直,转眼泯灭,难以逆料的感慨和对逍遥江海的隐逸生活的眷恋,心情颇为悒郁,由景入情,情自景生,使景充满了人生意识。《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一诗写安居溪的幽美景色:“靡迤随波水,潺潺沂浅流。烟沙分两岸,雾岛夹双洲。古树连云密,交峰入浪浮。岩潭相映媚,溪谷屡环周。路迴光逾逼,山深兴转幽。麋麝寒思晚,猿鸟暮声秋。”的确是“幽邃”深静,不失“奇致”之美。但这种美景是诗人“暂息兰台策,将从桂树游”,决心弃官归隐后所体会到的,是与污浊黑暗的宦海仕途相对的,无疑是与社会人生契合感应的结果。因而情景交融,生动感人。

陈子昂“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早年就有隐居求仙的志向。三次归乡,或“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或“讨论儒、墨,探览真玄”,或“晚爱黄老,尤耽味易象”“种树采药以为养”,总之诗人“以道隐身”,企图在仙、释的遗世和禅静中得到暂时的精神解脱。因此陈子昂笔下的巴蜀山水自然风光往往与神话相结合,具有神秘的色彩,与郭璞和李白的游仙诗颇相近似。特别是陈子昂描写故乡家园的山水风光更是虚实相生、或释或仙,幽奇清静,神妙美好。例如《春日登金华观》:

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首两句点题写登观,以“古”“遥”二字显出金华观“为不死之乡,非一切尘寰可比”的奇特之处。中四句写登观所望:远则山川与云日纷纭杂乱,近则楼台亭榭耸入烟霄;奇则有千年之树如鹤舞之轩翥,美则有百尺之桥如鸿飞之蜿蜒。这种奇异的美景,自然会引出尾联的登观所想:还应逢仙人赤松子坐天路以相邀。诗由实入虚,虚实相生,若仙若凡,仙凡莫辨,更显出金华观风光的神异离奇,清幽美丽。又如《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

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风泉夜声杂,月露宵光冷。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

这首诗赞美了秋夜的幽景和禅房的雅静,颂扬晖上人的淡泊宁静和高逸不俗,抒写自己未能完全忘怀尘事,欲求解脱而不得真正解脱的矛盾苦闷心情,情景相生,寓禅理于写景之中。景物生动形

象,宛如图画;禅理深邃含蓄,耐人寻味。再如《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一诗抒发了自己孤寂淡泊的情怀和求仙向道的志趣,动静结合,虚实相间,充满了神奇空灵的色彩。特别是诗人将“忘机委人代,闭户察天心”,“坐观万象化,方见百年侵”的老庄哲理与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的自然美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真似幻,更显出南山家园风景的清幽静美和诗人独坐思远的深厚迷离。此外《夏日游晖上人房》“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晖上人房的幽洁雅静与自己欲“乘月”入禅;《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中“岩庭交杂树,石漱泻鸣泉。水月心方寂,云霞思独玄”,赞美独坐山的美好风光和晖上人的安禅入定,但“宁知人世里,痲病苦攀缘”,而自己却始终不能入禅解脱。《晖上人夏日林泉见寄》中“岩泉万丈流,树石千年古”的幽雅美景与诗人“方释尘劳事,从君袭兰杜”的隐逸幽居生活,无不寓禅佛理趣于山水风光自然美景的描写之中,有着若仙若佛,杳冥难测的特点。前人谓“此开王孟清静澹妙一派”,是很有道理的。

四

作为唐诗革新的先驱,陈子昂不仅影响整个唐代诗坛,受到唐代诗人的尊崇和景仰,而且沾溉乡邦,受到四川历代著名文人的尊崇和景仰,得到他们崇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出生于四川江油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自己的诗中对同乡前辈陈子昂表示了敬慕和景仰的感情,把陈子昂同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鲍照,一起做卓绝不群的麟凤而加以称美。李白和陈子昂一样,不仅有着纵横豪侠的性格和求仙向道的志趣,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着许多相似和一致之处。他们都批判六朝颓靡诗风,倡导诗骚和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主张复古革新。李白“《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熹《朱子语类》)太白《古风》,其篇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实相源流也。”(胡震亨《唐音癸笈》)

宋代著名文学家四川梓潼人文同在他的《拾遗亭记》中驳斥了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将子昂与吕才、傅奕同传,认为陈子昂“以王者之术说武曌”“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的观点,高度评价了陈子昂的政治才能。他说:

明堂太学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地,自非右文好治之主为之,无以称其举,岂淫艳荒惑险刻残波妇人之所宜与乎!缘事警奸,立文矫僭,伯玉之言有味乎其中矣。

认为吕才、傅奕不能与陈子昂相提并论。他引杜甫、韩愈的诗歌作为证明。同时对陈子昂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伯玉,同之郡人也,昔不幸而死于贼简之手,心尝悼之矣。今不幸而不得列于佳传,是故恳恳欲为之伸地下之枉耳。”文同对武则天的评价与宋祁并无什么不同,其对宋祁将陈子昂与吕才、傅奕同传的不满与批驳也并无多大的力量,但他对同郡前贤陈子昂的尊崇敬仰却是充溢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十分强烈。

明代四川新都人杨升庵“好誉其乡人”,他列举“唐世蜀之诗人”,第一个便是射洪陈子昂。他高度评价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其辞简质,有汉魏之风,而文集不载。”他称赞陈子昂的《感遇》诗说:

或语予曰:“朱文公《感兴》诗比陈子昂《感遇》诗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发之节妇,乃与靓妆炫服之宫娥,争妍取怜,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观,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语也。彼以《拟招》续《楚辞》,

《感兴》续《文选》，无见于此矣。故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要有契于言者。”

杨升庵的话虽不免戏谑，但所见还是比较正确的。因此当他登上陈子昂读书台时，便对这位同乡前辈表示了知音难遇的追怀之情，写下了《登玉京观陈子昂读书台二首》：

巴峽亭前立，涪江檻外斜。雪堂开洞府，云上木烟霞。叶响非关雨，林香不是花。玉京如可到，从此问丹砂。

古调今寥落，今人忆拾遗。不图垂拱世，复睹建安诗。瑟在犹清庙，碑残尚色丝。紫阳留咏后，千载有钟期。

前一首写景寄意，描写了玉京观美丽的景色。后一首怀古抒情，抒写了对陈子昂的追忆怀念与崇敬赞颂之情。

清代罗江李调元和遂宁张问陶对陈子昂也是异常景仰敬慕的。李调元在他的《雨村诗话》中指出：

唐王、杨、卢、骆四杰，浑厚朴茂，犹是开国风气。自吾蜀陈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飒飒乎清庙明堂之什矣。昌黎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不诬也。吾蜀文章之祖，司马相如、扬雄而后，必首推子昂。

他不仅高度评价了陈子昂开启唐代诗风的伟大历史功绩，而且充分肯定了陈子昂影响蜀中后辈文人的不朽功勋，其对陈子昂的仰慕是异常真挚而热烈的。与李调元同时而稍后的张问陶论诗主性灵，但他对陈子昂却十分景慕与推崇。他在《射洪》一诗中写道：

陈公读书处，五马怅临歧。暝色来东蜀，江声走大猗。诗推前辈好，山爱故乡奇。望望金华远，虚名迥自疑。

他称颂前辈陈子昂的诗歌，热爱故乡美丽的山水风光，因而他瞻仰陈子昂读书台遗迹时便徘徊不忍离去，其眷恋追怀之意十分明显。甚至当他到陈子昂曾经经历过并留下了诗歌的乐乡县时，禁不住也写下了《乐乡关》一诗：

常叹乐乡好，乍来春昼间。今人须驻马，古县已成关。野水浮孤艇，斜阳淡远山。射洪陈伯玉，何日遂西还。

诗人深情地呼唤着陈子昂“西还”归乡，真是一往情深。

到了近现代，四川学界对于陈子昂仍是十分推崇的。富顺宋育人就盛称陈子昂诗歌的不朽功绩，他在剖析六朝诗歌弊病之后指出：

初唐集阴何之遗尘，衍庾江之芳流，虽垂藻易容而取径同术，皆明而音婉，条繁而语泽。惟伯玉古风托始，高弃群词，不惟正始之音，当是古来香草。自余诸家，未之能逮。

他还进一步称颂陈子昂的诗歌说：

骨格清凝，苍苍入汉。源于小雅，故有怨悱之音。《感遇》诸篇，粲然冠代；称物既芳，寄托遥远，固当仰驾阮公，俯陵左相。幽州豪唱，述为名言，如河梁赠答，语似常谈而脱口天成，适如人意。海内文宗，非虚誉也。既从诗歌发展的历史出发，阐明了陈子昂诗歌的渊源，同时又根据陈子昂的具体作品，论述了陈子昂诗作的艺术风格和深远影响，颇为精辟。而革命家南充张澜先生1939年到射洪金华山时，鉴于国家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感时伤事，无限惆怅，遂写下了《访射洪陈拾遗书台》一诗：

来到金华第二峰，读书人渺野台空。高才怅望无寻处，但听江声暮霭中。

诗人追怀先哲，怅望高才以振兴祖国，挽救民族危亡，满腔报国热情及愤激之情深寓其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子昂热爱故乡和故乡的人民，而故乡的人民也在缅怀伟大的诗人。